

京极夏彦 著

代珂 译

# 西巷说 百物语



南海出版公司

# 西巷说 百物语

(日)京极夏彦 著

代珂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巷说百物语 / [日] 京极夏彦著; 代珂译. — 海

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6.4

(京极夏彦作品)

ISBN 978-7-5442-8211-6

I. ①西… II. ①京…②代…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2625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6-016

NISHI NO KOSETSU HYAKU-MONOGATARI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2010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 西巷说百物语

[日] 京极夏彦 著

代珂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锐

特邀编辑 黄莉辉

装帧设计 韩笑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68 千

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8211-6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 目 录

桂男

1

遗言幽灵 乞水幽灵

49

锻冶婆

93

夜乐屋

135

沟出

181

豆狸

227

野狐

273



桂男



古相傳曰

長時望月

即有桂男相招

使人殞命

万不可一直望着明月哟。账屋的林藏道。

为啥？

这一问的语气，怎么听都不似纯粹的上方<sup>①</sup>口音，像是仓促之下的造作之举，刚右卫门自觉有些羞愧。

在上方的生活，到今年已是第二十五年。这里的口音已深深同化进身体，即便不做考虑也能极为自然地脱口而出，就连自言自语时也是。反而每当刻意为之时，听上去十分做作，好似拙劣的模仿。这一点让刚右卫门觉得反感。

为什么不能看呢？他又问了一遍。

为了掩饰羞愧，他试着让自己的话更接近江户口音，可如此一来反倒又像是上方人刻意模仿江户话了。真是怪事。

据说会被取走哟。林藏道。

“被取走什么？”

“嗯……被取走什么呢？”林藏面带难色地笑了。他是个优质的

---

<sup>①</sup>江户时期（1603—1867），以京都和大坂为中心的近畿地区被称为“上方”。“上”体现对天皇所居住地区的尊敬。

男子。并不是指他的容姿。当然，他的外表清新脱俗，面容也精致。深邃的眼眶透着高贵之气，鼻梁笔直而挺拔，一双薄唇泛着与男性不符的朱红，诡异而完美地嵌在白皙的脸庞上。据说，主动来找他的女人相当多，可是，这个上佳的男子总也不为女色所吸引。他的身份背景并不差，颇具男子气概却不近女色，行事正派，为人正统却未成家，也没有娶妻的打算。因此不少人在背地里嚼舌，说他是男宠，但那不过是出于嫉妒而已。

当然，刚右卫门亦不好男色。刚右卫门赏识的是林藏的为人。不，准确来说，应当是他的经商手腕。

林藏在天王寺经营账屋。所谓账屋，是经营纸、账本和笔之类文房用具的买卖，一般在店门处插赤竹为标示。可是林藏店门口的赤竹上还缠了柘草。虽然招牌上只写了“账屋林藏”几个字，但附近百姓都称其为“柘屋”。最初，林藏只做账本生意。

刚右卫门不知听谁说起过，柘屋的大福账兆头好。究竟是谁呢？其实他更在意的是，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亲密了呢？

“明月内有荫翳之处。”林藏继续道，“那该是个男人。”

“男人，那不是兔子么？”

“兔子？您可是说那捣年糕的传说？”林藏说着，走至刚右卫门身旁，双手搭在扶栏上。

此处是设于刚右卫门府邸内的观景台。它位于这片区域的最高处，视野亦是极好。然而因建于城市当中，所见景色称不上绝佳。登上此处就如同登上火警瞭望台一般，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景色皆为街道市井。尽管如此，此处无疑是最接近天空的所在，最适合用来观星赏月，于是自然而然地被叫作“向月台”了，跟慈照寺庭院当中的向月台并无任何关联。

看上去并不像是兔子呢，林藏道。“握着杵吗？”



“大家都这么说。唉，究竟哪里是头哪里是杵，我也不清楚，不过要真说起来，那里看上去不就像是两只长耳朵似的吗？玉兔捶年糕的故事，还是儿时所闻呢。”

“有人告诉在下那是只蛙，一只跳跃的蟾蜍。唉，不管哪样都只不过是比喻而已。”

“正是。”那里怎么可能有那些东西呢？刚右卫门说罢，林藏便笑道，说得好像您很了解月亮是什么。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呢？说白了也就是个球吧。”

“不管从哪里看都那么圆，应该是个球吧。”

“不过这月亮，看久了还真是觉得不可思议。它那副模样，究竟是为为什么呢？而且，也不知它距离大地究竟有多远。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很远哟。”林藏将脸朝向刚右卫门道。

“很远吗？”

“东家，刚才不是说了嘛，万不可那样一直盯着它看。这可是唐土传来的古话，不可视作儿戏啊。”

“哦？”刚右卫门赶忙将视线从月亮上移开。他也觉得，再这样凝视下去，似乎连魂也要被勾去了。不知是眼花还是光晕的关系，那轮圆月竟似在缓缓蠕动。

是错觉吧。

林藏啊，那东西应该是轻飘飘地浮在半空吧？刚右卫门好像孩子似的问道。

是飘着的吧。林藏答。“一定是飘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既然我们在大坂看到的，跟在唐土和鞆鞆看到的是同样光景，那它一定离我们相当远。肯定比从大坂到江户远，不，应该是到长崎或虾夷之类更远的距离。大雕和秃鹰都飞不上去，哪怕拿大炮打都打不到呢。”

“那自然是打不到。”刚右卫门开怀大笑起来，“连吹牛皮都没听说过把月亮打下来的。别说打不下来，就算炮弹够得到，顶多也只能开个洞吧。”

正是。林藏应道。“明明距离那么远却还那么大，东家，那一定是个庞然大物。巨大的月亮上，那些荫翳的部分看上去也是那么大。如果说那是兔子或蟾蜍，也必定十分巨大吧。或许有这个国家的一头到另一头那么大呢，那可真是个不得了的妖鬼啊。”

那是。刚右卫门应着，再次抬头看天。他从不认为那样的巨兔真的存在。他不觉得有，也从没认真地思考过那样的事情。在他眼里那并不像兔子，只不过是化开了的阴影而已。至于将其看作蟾蜍，他更是不甚理解。

“那些黑暗的部分……究竟是什么呢？”

“那些嘛，应该是高山的阴影，或是深谷的凹陷之类吧。反正，就是球面上的一些凹凸。”

哦，应该是吧。不过，“刚才，你说那该是个男人？”

“是。那些图案像不像男人，或者那里有没有男人，在下也并不十分清楚，不过东家，据说月亮上长着一棵桂树。”

“桂树？就是我们平日所见的桂树么？”

“正是，就是那桂树。月桂树。据说那可是棵硕大的桂树呢。至少有五百丈。”

五百丈的树，实在难以想象。

“不过……倒是比五百丈的兔子现实些吧。”林藏道。

那倒是没错。树木和禽兽不同，只要不枯萎，就可以成长至无比巨硕。生长在神社里的御神木就很高大，深山幽谷里该有更为巨大的树木。

“听说那桂树的果子落得四处都是呢。是真是假自然不得而知。而负责收拾那些的，就是桂男。”

“桂……男？”

“他本是唐土某地的男子，听说是修仙之人。不过在唐土，怎么说呢，修仙似乎是有违王法的。”

“有违王法，那就是被禁止了？”

“正是。擅自学道修炼是不可以的。”

“仙人好像是有的吧？久米仙人<sup>①</sup>还会使法术呢。不过，先别管那种无稽之谈是真是假，唐土和天竺不是修道成仙的起源地吗？”

“是啊，不过那些人或许都是未得应许而私自为之？总之，传说那个人最终受到严惩，被罚到月亮上砍桂树去了。”

真是个稀奇的异闻，刚右卫门说着，坐到铺有毛毡的长椅上。

“不光稀奇，更是难上加难啊。那可是棵五百丈的树，就算找几百个园丁来也砍不完啊。所以，他就要使仙术啦。在下觉得他的方法很有效。据说那桂男，嗯，如果像东家刚才那样，一直盯着月亮看，他便会有所察觉，知道有人在看。那时他就会朝着看月人的方向招手呢。”

“招手？”

“是。就是招手。那片荫翳，会发出召唤。”

会吗？刚右卫门道。慢着。刚才……它看上去像在蠕动。那是召唤吗？

“要是被它召唤了……又会如何？”他问道。

“会死。”

“死！你说的会被取走原来是这个意思？这可真是叫人毛骨悚然。可是，并没听说过有人因为看月亮而死啊。”

“并不是当场死去。”

“那是如何死去？”

---

<sup>①</sup>日本传说中的神仙。《今昔物语集》中记载他建造了今位于奈良的久米寺。

“真要说的话，所谓明月，实为彼方之物，是相对于此岸的彼岸。与旭日不同，月光对于活物来说并不是好事。月亮之上并无生机，如同黄泉之国一般。那么被召至彼处，即是要折寿了。”

“折寿……”

多半是。林藏道。“阳寿会被取走。余命从十年变成了八年、五年变成两年，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唉，不过这桂男，终究也只是个传说。或许是某种隐喻，又或是编给孩童的故事，仅此而已。不过，折寿之事，却是千真万确。”

“你说一直盯着月亮看会折寿？”

“如若不然，人们为何煞有介事地编出这等无稽之谈呢？虽不知是何道理，但自古以来，月圆月缺不都是跟凡世间的种种变故相联系吗？观月相可比观日相重要得多。在下觉得它具有妖力，所以才说阳气会被其吸取。所以呢，东家还是听在下一句劝。可以尽情观看月亮的，只有八月十五中秋之夜——赏月之时。”

“赏月就可以？”

重阳时节也是可以的，林藏答道。“所以人们才特意称之为赏月呀。还要摆团饼插芒草，要郑重其事地看。”

“原来是这个道理。”

东家如果折寿，在下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林藏蹙眉道。

“不好过吗？”

“当然了。”

“或许吧，不过你肯定有办法解决。你还年轻，最重要的是有经商的才能，而且你的本行不是账屋吗？现在虽然将你雇来给我些生意上的意见，但你也不是只靠这个吃饭。就算我这边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也没多大损失……”

“您这说的是什么话。”林藏说着，露出哀伤的神情，“在下是敬

仰东家的为人，才这样替东家效力。”

“为人？什么为人？”

“杵乃字屋刚右卫门，那可是人如其名的强者，众人口中的豪杰。”

你还挺会夸嘛。刚右卫门说。

千真万确，林藏应道。“在下之所以竭尽全力，就是因为佩服东家，跟利益得失没有关系。如果是为了钱，不如直接讨好您让您招做女婿了。”

“确实。不过啊林藏，不是自夸，我可是从身无分文开始，靠吃苦打下江山——正如你所说的，现在可是高高在上了。”

“在下当然知道。还有人将东家比作太阁呢。”

“可是我已经爬到顶了。现在已经是最好的时候，不会比这再好了。如日中天之后就是江河日下了吧。”

“您说什么丧气话！东家，杵乃字屋的好日子才刚开始。买卖还会越做越大。”林藏道。

“唉，你的才能我自然清楚。既然你都这样讲，那或许没错吧。不过，我已经渐有退隐之心。该做的都已做到，没什么欠缺。我是幸运的，已经没什么遗憾了。剩下的，就是愉快地度过余生。”

林藏苦笑。“又讲这些清心寡欲的话。”

“本就没什么欲望可言。都到这个地步了，还能有什么可求？钱也赚了，家里那气派，简直跟我这身份都不相称，光仓库就有六个。家人亲戚也都健康，而且万幸的是也没招人嫉恨。生意兴隆，自己的身体又好，真是幸福啊。”

“真想沾沾您的光。”

“是吧。林藏啊，我已经心满意足啦。”

“心满意足了？”

自然是心满意足。“我觉得，现在收手是最好的选择。不管做人还是做生意，都是结果最重要，教给我这个道理的，是林藏你啊。月

有阴晴圆缺，所以我觉得，不如在生出缺憾之前收手。换句话说，就是在最圆满的时候引退啊，免得再劳神。”刚右卫门道，“把所有一切都抛在脑后，轻松地过完余生，就是我对幸福最后的追求。”

“那店里怎么办呢？”

“自然不必操心。哎，不是曾经跟你提起过嘛，家里的大番头<sup>①</sup>，是个可用之人。”

“东家手下的人都大有作为，在下真是深有感触。别说大番头了，就连最不起眼的小杂童，都是勤勤恳恳，人人都仰慕您。这样的店，还真没见过第二家。”

是，这的确是事实，自己被无限地眷顾着。刚右卫门打心底里这样觉得。“不管是谁来接班，店里的事都无须操心。现在也大半都交给手下打理了，所有人都做得很好。我只需要站在一边看着就好。”刚右卫门道。

“正因如此，”林藏接过话来，“才更要长寿。这家店，最少不得的就是东家您。归隐和西去可完全是两回事。现在东家若有不测，那可如何是好？店可就要四分五裂了。从手下到客人，所有人都要成无头苍蝇。我也不好过。就连令千金……”

“哦。阿峰。”女儿的脸庞浮现在眼前。

“阿峰可就要哭惨了。没看到她嫁做人妻之前，不，没抱外孙之前，您可得好好活着。”

是，正是这件事。林藏特意叫自己来这向月台，既不是为了共赏明月，也不是为了聊家常。“唉，我的事就不提了。闲话先放一边，林藏，那个，尾张的城岛屋的事……”

是女儿的终身大事。据说城岛屋是尾张屈指可数的商船大户。城岛

---

<sup>①</sup>商店里统管下人的职务，代替主人管理店里的各种事务。

家的次子对刚右卫门的独女一见倾心。至于对方是在哪里一见倾心，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思，刚右卫门并不知道，对方为人如何也不清楚，只知道似乎并不是个轻浮之人。一来二去，他竟给刚右卫门送上了亲笔书信。

虽说闻名不如见面，但这样也不坏。从他的信里，看不出叵测的居心。不管是字面还是字里，一字一句似乎都浸染着诚恳的人格，写这封信的应该是个好人吧。而且其他姑且不论，对方也是大户人家。如果是真心实意，那这就是段再好不过的良缘了。

但是，刚右卫门只有阿峰这一个孩子，无论如何不能将女儿嫁去城岛屋，必须要让女婿入赘杵乃字屋，代以继承家业。就算不谈这些，他也不愿意让一手养大的女儿离开自己。尾张其实并不远，在刚右卫门看来却是遥远至极。如若对方真想结缘，那只有让其上门，却又不甚了解对方的情况。他本人的打算，跟父母的心思、家业等又是两码事。就算他不是长子，但既然家业显赫，恐怕不会轻易上门入赘。

事虽不是坏事，但若因此而起纠纷则是刚右卫门不愿见到的。于是他托正好去尾张办事的林藏顺便打探一下风声。

“对方可是诚惶诚恐，”林藏道，“行了大礼，还说自家孩子做了傻事，竟想只靠一纸书信换取如此宝贝的女儿，哪有如此失礼之事。都说得满头大汗了。”

“如此说来，他家人还不知道这事？”

“也不是。”林藏继续道，“知道是知道。只不过，可能觉得招人生气了吧。”

“招人生气？我吗？”

“嗯。他们似乎正思量着该怎么赔礼道歉，因此还以为我是专程从大坂去兴师问罪的呢。我像是上门问罪的人吗？”林藏说着，笑了。

“兴师问罪？遇到这样的事，一般情况下会动怒吗？”

“动怒应该也不为过吧。”

是吗。

“东家的生活那么幸福，恐怕也不会动怒吧。有钱人家都是以和为贵嘛。”林藏半开玩笑道，“话虽如此，可对方竟然肯低头赔罪，也算是十分重视。依在下看，城岛屋的主人应该也想遂了儿子的心愿吧。”

“那就是说……他爹也有那个意思？”

“岂止是有意思，简直是十分赞成。唉，父母总是宠孩子的。那个小儿子看上去也是个老实人。而且，别的不谈，光是能跟杵乃字屋攀上亲戚，他们就已经感恩戴德了。从生意角度来看，这可是再好不过的事。”

真是这样吗？“再好不过的事……”既然林藏这样讲，那应该没错。不，不管从什么角度，明眼人都清楚，这是段良缘。

“对方说了，如果可能，想尽快亲自拜见东家，不过……”

“不过什么？”

林藏略有深意似的沉默了一会儿。

“你——反对？”

林藏摇头。“反对倒不会。”他说。

“那为何欲言又止？”

刚右卫门问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林藏又回答说没有隐情。“作为替东家的买卖出谋划策的人，在下自然是再赞成不过。放过这样的好事那简直是傻子。不过，这可是家事。”林藏说道。

“家事？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吗？这事打从一开始就不是买卖上的事。是亲事。嫁人的不是杵乃字屋，而是阿峰小姐。东家，这可是令千金阿峰的亲事啊。如果是算账，再难的事在下都可以替东家分忧。因为那是要收钱的，是赚是赔，是人入是出，自然说得头头是道。但在下能插嘴的，也仅限于那些事而已。说媒的事在下做不来，更何况这还是东家的家事，



就更没这个道理了。此事，恕在下实难插手。”

“也对。不过林藏，我现在就以朋友的身份问你，你怎么看？那个……”

“不，东家，这我实在……不知道。”林藏说。

“你回答得倒是干脆。”

“嗯。”林藏答。“现在最重要的是阿峰小姐的心思。还有店里上下下的看法。再怎么赚钱，也不能光因为钱就应承下来。不是吗？恕在下失言。”林藏补充道，“唉，在下都听东家的。只要东家一句话，不管什么时候在下都可以去牵线搭桥。所以，还请东家好好考虑。”说罢，林藏低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 二

刚右卫门在思考。当然是关于是否该促成这门亲事的问题，虽说这本该是件无须犹豫的事。到底有什么好犹豫的？究竟是什么难以决断？迄今为止，这样的事从未发生过。刚右卫门是那种将当机立断化作本能的男人。

他环视四周，屋内十分宽敞，榻榻米泛着淡青的光，龙须草散发着芬芳，栏间上是祥云和新月图案的镂空雕刻，拉门上画的是松鹤图。他稍微斜了斜身子。手肘下枕的是檀木垫枕，身下坐的是专门定做的高级蒲团，嘴里叼的是精雕细琢的银烟管。

无可挑剔。不仅如此，更应该感恩。二十五年前，自己流落到大坂，穷困潦倒，从未想过能有今日的成就。刚右卫门对当下的境遇十分感恩。风餐露宿的日子里，他想的是只要一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足够，所以他心满意足。